妈妈，我们不装狗狗好吗

□刘椿山

那天,母亲坐在阳台上纳鞋垫,我坐在她旁边的藤椅上看书。突然她抬头对我说:“要是我不生病,把你的工资存起来多好。”

这句话母亲不知对我讲了多少遍,她的心情我理解,可她患病了,我怎么可能把钱存银行,而不给她治病?百岁都要有个娘,我害怕失去她。

“谁叫你装狗狗!”我笑着对母亲说。

小时候我生病了,母亲就说我在装狗狗。如今母亲病了,我想她也是在装狗狗。这本来是一句大人宠爱小孩子的话,母亲压根儿没想到我会对她这样讲,一下子便被我逗乐了,乐得真的像个孩子似的。

母亲患的是尿毒症,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的确要花很多钱,她总是觉得拖累了我,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可我不这样认为,钱再多,我也不能叫它妈,它也不可能给予我伟大的母爱。

即便这样,可母亲还是装狗狗吓我。

那天下午,我将母亲送到医院,等她开始透析以后,我才回单位上班,准备下班了再去接她。不料进办公室没多大一会儿,透析室便给我打来电话,让我赶紧过去一下。肯定是母亲出事了,来不及多想,打车来到了医院。我去的时候,护士已经把母亲从透析室推了出来,边走边告诉我说,母亲的血压升到了两百多,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必须立即送到急救室。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母亲,我们不装狗狗好吗?你别这样吓我,我不要你走……我一遍遍地在心里重复这几句话,祈求上苍保佑母亲平安无事。后来,经过医生的不懈努力,直到第二天母亲的血压才恢复正常,人才清醒过来,我悬着的一颗心也才完全落地。

出院后,我问母亲当时发生的情况,她却什么都不知道。我又笑着开她的玩笑:“以后可不能再这样装狗狗吓我。”听我这样一说,母亲又乐得跟小孩似的。

可这样的事情由不得母亲。前天,我在透析室外等她。突然一名护士跑过来敲我面前的玻璃窗,示意我进去。看她一脸严肃的表情,就知道母亲又出状况了。我进去的时候,却见母亲满头大汗,神情呆滞,问她话,半天反应不过来。在一旁的医生告诉我,母亲的血压又升到了两百多,高烧四十度,必须马上住院。情况显然比上次严重多了,我害怕就此失去母亲,眼泪一直在我眼眶里打转,我就是不让滚出来。

情况的确很糟糕,母亲因为失去意识,大小便失禁,拉得满裤子都是。等医生给母亲吃过降压药,打过退烧针,紧急处理完以后,我脱掉母亲的裤子,打来热水将她的身子擦洗干净。为母亲做这些,我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虽然我是一个到了不惑之年的中年男人,但我是她的儿子。为母亲换好病服,我才提着那满是“翔”的裤子,去给她冲洗。我一边洗,一边吐。吐完后,又不停在心里默念,母亲,我们不装狗狗好吗?你一定没事的。

母亲一时清醒一时模糊,体温降下来没多久,又开始发烧,反反复复,一夜之间瘦了很多。等体温降下来以后,母亲又开始拉肚子,大便跟小便似的,本来就瘦得不像样子,这一拉,几乎拉得没了人形,让人好生难过。母亲不光是拉,而且肚子还疼得厉害,看着母亲被病魔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样子,而我又无法去代替她,心真是跟针刺一般的疼。

而此刻,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啦,母亲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已经睡熟了。趁她熟睡之际,我用手机记下这些文字,不为别的,就想对梦中的母亲说一句:“妈妈,我们不装狗狗好吗!”

不是事儿的事儿

□张强

刚上完课踏进办公室,电话响了,“喂,是张老师吗?你们班是不是有学生出去买药?”是门卫李大爷,我说:“是的,大爷,我给他签字了,您让他出去吧。”

李大爷就是这么认真。按照规定,学生外出只要有班主任的签字就行,但李大爷不这样认为,核实一遍他心里踏实。自从李大爷来了,老师们也感到心里踏实许多,只是学生们的抱怨多了。原来李大爷当门卫,不只是开开门关关门,他一定要看着学生进门,有嘴里含着棒棒糖的,进不去,有打打闹闹推推搡搡的,进不去。“多大点儿事啊?”学生每每在老师面前抱怨,只是时间一长,这种抱怨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慢慢养成了好的习惯。“李大爷比老师还厉害”,大家议论时都这么说。其实比这厉害的事情还很多。

学校的井深,水甜。多少年了,附近的居民都吃学校的水,学校屡禁不止,前几任门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镇就这巴掌大的地儿,都是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就一桶水嘛。学生放学,接水的车子堵在门口,老师们要费好大劲儿疏通。李大爷刚一来就发现这不是个办法,接水影响学生外出和安全不说,学校是公家的,公家的水哪能往自己家抬?李大爷当兵出身,在部队服役二十六年,他身上这股子认真劲儿就像铁打的一样。这事必须彻底解决,在李大爷眼里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没过几天,接水的队伍骤然短了一半,十天过去了,还有三三两两,大家着实佩服李大爷。其实这都是他苦口婆心的结果,为了这件事,他不知跑了多少街坊邻居,嘴皮子磨破,甚至还得罪了人。但李大爷不怕得罪人,把大门看好,保证学生们出行的畅通,这是他的职责。

“让让,让让,都让让!”宋旺娘尖着嗓子骑着三轮车往人群里钻。二十多天后,接水的就只剩下她一个了。大家都知道宋旺娘是个无礼争三分的人,还经常耍无赖,嘴又泼,好骂人。“可别招惹宋旺娘”,大家都好意提醒李大爷。“往她家跑了几趟了。”李大爷摆摆头,一脸无奈。

“快来人啊,老头子欺负人啦,老头子要流氓啦!”在值班室值班,老远就听到宋旺娘尖利的喊叫。只见宋旺娘蹬着三轮车往学校闯,李大爷从后面死死拉住,凭她使出多大的劲儿,车子竟没有往前挪一步。宋旺娘没办法,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撒泼,又哭又闹。李大爷急得脸红脖子粗,“公家的水,一滴也不能往外漏,要过就从我身上轧过去。”邻居都跑来劝架,却没有一个向着宋旺娘的,“宋旺娘,咋能骂人呢?再说是你有错在先。”“李大爷做得对,咱们孩子都在这儿上学,这是对我们家长负责任。”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宋旺娘一愣一愣的。后来宋旺娘再没来闹过。

李大爷拿门卫的工资,却身兼数职,花圃锄草是他,浇树浇花是他,修剪苗木也有他,还管理着学生的自行车,监督学生不文明的行为。有一次我问李大爷,干这么多额外的工作,怎么不向学校申请点儿补贴。李大爷憨厚地笑笑:“这算啥,现在国家每个月给我五百多块的复员军人补助金,哪能干点儿活就伸手要钱?人要知足。”是啊,人要知足。一位老农没有豪言壮语,但他的话却掷地有声。

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李大爷就去外面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负责看料。学校建楼房,李大爷就来学校工地看料。楼房建成了,工地也挪走了,李大爷却被校长留了下来。校长说李大爷比我们学校的楼高。他的话我们都赞成,老师们赞成,街坊邻居也赞成。

家风催我奋进

□杨德强

我的爸爸普普通通,两次务农、当兵转战国内外、数易其地做干部,名不见经传,但是在我的成长历程中,对我的影响至深至远。2017年12月,爸爸永远离开了我们。

爸爸1930年3月出生在山东潍坊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毅然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爸爸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国家干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上海钢铁公司担任过党代表;六十年代,在山东枣庄参与筹建钢铁厂、从事过政府人事管理工作;调到潍坊以后,在“五七”干校、税务局和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多年。看起来丰富多彩的经历,并没有给他带来了不起的职务,他由退休而转为离休多年,享受的是科级干部待遇,也没见他有什么不满意的表示。或许,心情淡然、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是爸爸的人生原则。我大学毕业,就到了地方财政部门工作。报到前,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至今深深地刻在脑海深处——管钱的,离钱远点……这两个“钱”字蕴含的深意,是我后来慢慢体会到的,第一个“钱”是政府收支,第二个“钱”是非法所得,无论从事资金分配还是政府投融资工作,遵纪守法、不留后患一直是我坚持不能突破的底线。

爸爸是一位称职的好父亲。俗话说,养不教父之过。就我个人感受而言,爸爸对孩子的教,更多体现在身教而不是言传。

他重节俭。我和哥哥姐姐给他买的新衣服,只有过年过节才拿出来,穿过之后抓紧洗洗熨熨又挂在了衣橱里。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穿得干净,衣服旧点没关系。我家用的灯泡,几乎是最小功率的。看电视、听收音机,声音都不能开得很大,怕费电。对我要求更严,读初中、上高中时都是自己带干粮或者带面粉换饭票,每周吃菜加上零花钱也只有三五元,即使略有剩余,连买个瓜子都不允许。20世纪90年代初,我上了四年大学的全部费用,平均下来也就每月200来块钱。其实,这些看似不近人情,与家里经济情况不太相称的节俭,让我知道了什么是低调,什么是未雨绸缪,普通人家的日子需要如何打理……

他重自立。在有洗衣机之前,爸爸的衣服都是自己手洗。年龄大了,力气也不如以前,外衣洗不了了,就自己洗内衣内裤。直到有了洗衣机,才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双手。缝衣服这种活儿,一般男人做不来。但是爸爸干得很内行,穿针、引线、打结、钉纽扣、补袜子、收拾磨损的领口袖口……这些“技术”我一点不落地继承了下来。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就在外地住校,后来无论求学、公务出差,还是在遥远的美国做访问学者,都是自己打理行头,一般的缝补浆洗,信手拈来。

他重卫生。用我们家乡的方言说,就是非常要“好”。从儿时的最初记忆开始,我家就特别有条理、讲卫生。虽然住在地地道道的农村,不大的院子里养着羊、鸡、狗,猪圈里也常年不缺主角;地上种着鸡冠花、月季、竹子,有的年份还会有一个、半个小畦子的蒜、大葱等来掺和掺和,但是院子里始终整整齐齐。房间里面,就更不用提了,床上、地下干干净净,桌椅条凳摆放有序。爸爸身体力行,每天都要打扫卫生。穿的衣服从来都是平平展展、整整齐齐。在他的影响下,我快成“强迫症”了,在办公室、在家里,看到不规则、不齐整、不卫生的文档资料、锅碗瓢盆等等,都禁不住都要先收拾妥当了,才能干其他工作……

在我眼里,爸爸是平凡的,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爸爸又是伟大的,言传身教塑就最好家风,他的这些特点我一一继承下来,催我奋进,成为了一名勤勉向上的国家公务员,一名尽心尽责的父亲,一名小有建树的博士,一名比较专业的注册会计师。

我已过不惑之年,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与亲人生离死别,第一次深深体味到亲人在自己生命中的无上价值。或许,平凡人的生活就是一篇不起波澜、亲情满满的华章。身体力行的家风,耳濡目染,让我勤勉、向上、阳光,对老人也百般孝顺。每每思念爸爸时,都在内心深处,确认一下自己没有在陪伴父亲上留下遗憾,聊以自我安慰。

一个人的回家路

□霍延义

1960年,我在聊城上高中。这年年初,学校一宣布放寒假,同学们当即走得精光。我没有走。因为这天一大早就刮北风,下霰粒,天滚乌云。当时交通十分不便,学校离我家135里地。我家较穷,坐不起客车。回家、返校只有步行。步行,必须起大早,而且天无雨雪。否则,一天走不到家。

晚上,风、雪都停了。我一个人躲在清冷的宿舍里准备好回家要带的东西,准备第二天早起回家。

早起,早到什么时候?不知道。路远的同学告诉我,当附近长途汽运站的汽车发动机一响,起程回家准没错。我就蜷缩在宿舍里等待发动机声响,不敢入睡,生怕起晚了回不了家。

“轰隆隆,轰隆隆……”发动机的声音从汽车站方向传来了!我马上起身,背上搭背袋上路了。

那一天非常冷。没有一点光亮,没有一点声息,没有任何形影。天地间除去我这孤独的路上行人,似乎什么都不存在。我当时17岁,没走过夜路,怕鬼,怕妖精,怕恶兽,怕恶人……但回家的念想牵着我硬着头皮一步步向前走。

忽然,空中传来“吱哇吱哇”的鸟雀挤窝叫声。我抬头发现路旁有三棵大杨树,知道这是距聊城十三里地的老柳头村头的三棵树,是我回家必经的地方。

有村就有人。有人我就胆壮。我继续往前赶路。忽然,公路旁的壕沟里一阵树叶响,接着,前面几步远的公路上出现了两个灯笼似的亮光。我吓坏了,停住脚步。见我停下来那光也不动了。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我突然想起猫和狐狸等动物的眼睛夜里会发光,就假装弯腰捡石块,对面两个亮光立刻跑掉了。看来,刚才鸟雀的惨叫是这家伙干的坏事。

我又壮了壮胆迈步向前。身后夜海和前边一样的深沉,一样的可怕。不能回去,我无数次提醒自己。我试着用歌声驱逐恐惧,但歌声刚一出口,自己便被吓得头发直竖,正所谓“半夜吹口哨——自己引出鬼来”。我飞快地向前走着,脚下不敢发出少许声音。我好像不是在大地上赶路,而是在凌空蹈海,心悬着,空空的。

不知走了多少路,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只感到疲惫和恐惧。突然,我在茫茫黑夜中,恍恍惚惚地看见前面远远有亮光。那光是不动的,我确定,那不是鬼火,那是安详之光。

我几乎一路小跑,离它越来越近了。我模模糊糊看见它是从半间草房的窗孔里流出来的。草房的背后是模模糊糊的村庄。

哦,我明白了:我来到堂邑村了!我已走过了45里夜路(堂邑距我们学校45里路)!此时我才意识到我闻声而起的轰隆声不是早起而是晚归的汽车发出的。错误的信息害得我担惊受怕地跑了四五个小时的夜路!

我每次回家都要经过这个地方。我知道,这草房是一个孤老太太卖火柴、烟卷的地方。那如豆的灯光,此时在我心里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炬,又光亮又温暖。我浑身疲累,腿抬不起来,蹲在草房的门口,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太阳已一竿高。我的身上盖着一件很大的破旧羊皮袄,皮袄下放着一个地瓜掺玉米面做成的大窝窝。我起身想向老人道谢,但门锁着。按村里人的指教,我把皮袄放在草房门口,再次踏上回家的路。

春节过后,我回校经过这小草房时,按母亲的嘱咐,把三个玉米面窝窝和两个熟鸡蛋留给了那位老人。参加工作以后,我曾去造访老人,但老人已经不在了。

我与汪星人的故事

征稿启事

命题说明:戊戌狗年即将到来。作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汪星人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聪明、可爱、憨厚、善解人意的汪星人已是许多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欢迎写下你与汪星人的故事,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 文体不限。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同时欢迎提供汪星人萌照。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